



功名也奉還了；摸金的去處也沒有了。然而這麼樣的老婆倒也在這裡想……但是有一點兒不好，這位奶奶有個好勝的心，獨怕別人說印不好，終要個個人說印是個有才有德的女子。難為他這點不好之中還有一點兒的好處。

怎樣呢？這要說印的骨子了爾山的娘已說過了。爾山的老婆也不是好人家的女兒，婆媳兩個可說得朋同類也。諸君也得明白了，家庭教育的一門子，自然是沒有的。所以三奶奶做女孩兒的時際，同家裡的管賬先生有了話兒了。那管賬先生姓業，名兒叫做什麼一時想不起了，只記得他是個秀才，窮秀才沒路子好走，便就了這一席。其實倒是個肥缺。這業秀才雖是個寒士，年紀也三十多了。多虧他生著一副俊俏的皮囊，溫和的性格。三奶奶著實賞識，只可惜家裡已有了老婆，不然倒也情願嫁他，一輩子的打對兒過日子。年紀差些其實罷了。一廂情願，巴望他老婆死了，做個填房，也是一樣的。無奈何他老婆偏不肯死，及至嫁了雲老三不到一年，業秀才的娘子偏又死了。三奶奶也沒奈何，只好暗暗的罵這業秀才娘子促狹鬼罷了。業秀才也恨的他娘子要不得，還高興買棺木斷送他？一條秧薦包裹了，掘個泥潭埋了完了。三奶奶心中雖然不如意，但是他是個好名之人，卻不肯臉上放出來，夫婦之間總是廝抬廝敬。不過指著「歸寧文母」的日子，同業秀兩個打些交道罷哩。

業秀才貪心不足，欲壑難償，屢屢的攛掇三奶奶，捉個錯兒同雲老三討紙休書，另憑轉嫁。三奶奶道：「我情願呢，自然情願的很，但是名聲兒豈不糟了。並且云家的那一個待我也著實不錯。他那一點不依我，無事端端鬧出這種把戲來，豈不要吃人家笑死、罵死？其實我想：他也可以將就些兒吧。假如歡喜我這個人，也吃你占了一半了，半個月在雲家；半個月在你身邊，難道還嫌不夠嗎？若說你貪我的錢，我老子娘的全分家私都在你手掌之中，比著雲家的那一個其實便宜著好些呢！我勸你就這樣吧。讓我混個好名聲兒來，風光風光吧。」頭裡三奶奶倒還拿定主意，經不起業秀才一味的蠱惑，怕不說得三奶奶心動。因此，當日拿了雲老三這點子錯頭，拌了一陣嘴，把值錢的細軟收拾了一包，立刻回家。同業秀才說明原委，以為好做長久夫妻了。業秀才道：「就這樣還不成功，須要拿到雲老三的退休筆據，才可以算沒事。謹防他打起官司來，還是我這裡理短。」三奶奶聽了，愕然道：「他可以告狀嗎？我這裡的理短嗎？」業秀才道：「可嘗不可以呢？」三奶奶道：「這就不好，你要害我了。理短的勾當，那裡做得呢？你勸我做出這種樣的事來，足見你的良心不好哩。咳！人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便是聖賢。我如今改過了罷。」呆了一會兒，「簌」的立起來。要知三奶奶立起身來，做何事幹，且聽下回分解。